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廣東新語 第十五卷 貨語

○金 或謂黃本曰精，白本月華，故近赤道之地多金。吾粵陽明之國，天地盛德，寄旺於火。火之象，丹砂之精，黃父之，黃土母之，以故往往產金。金生於丹砂穴者為上，其屑多在黑沙及逆流漩復之所，沒水取之。或掘地丈餘，見有磊粉子石，石褐色，一端黑焦，是為伴金之石，必有馬蹄塊金。蓋丹砂之旁有水晶狀，金之旁有粉子石，物不孤生，天地之道則爾，其粉子石所在，土色如血，或如熟杏，燒作脂蘇氣香，其沙甚重而苦，鵝鴨啖其沙者，從E 2 9至內淘之，亦有金屬。開建有金莊水焉，其源出金雞湧，二百里間為大瀧小瀧者二，皆有瓜子金、麩金。越一山有金樓水，流聲清澈，亦產生金。土人淘其沙，日得麩金分許，不能多，或有得一金龜，則其地數日無金矣。崖州黎田，其水濛濛清徹，浮光躍金，有商人以百金買而淘之，陽江水白朗白石山澗中。及廣寧溪峒，亦有金坑，而生金甚微，色亦低劣，民竭一日之力，僅足糊口。英德之金山逕溪東西田腳亦有金，河源之藍田瀨，蒸煮其沙，日得生銀錢許，若得三四錢，則三日不能復得，高明礦脈亦微。萬曆間，中使募民認稅開採，尋以無利而寢，大抵晉康以掘鐵為生，開建、河源以淘金銀為業。一鐵爐可養千人，一金潭銀瀨可活數百室，皆天之所以惠貧民也。許渾詩云：「洞丁多斲石，蠻女半淘金。」若上官開採，則所得不足以償所失，未有不因而生亂者也。蓋嶺南雖有金而無金，其金皆自吳門買歸，者以銀易之，以便致遠。故賈人以金為貨，利常數倍。民謠有云：「黃金自吳來，精者十三倒。爭賣時，白銀不言好。」

○銀

粵之山舊有銀穴銀沙，《始興記》云：小首山崩，崩處有光耀，悉是銀礫。鑄之得銀，而英德、清遠其山傳有銀礦者，輒有白氣上升，草木沾之皆白。或山石盛熱時有銀汗，白而味辛。其礦或紅如亂絲，或白如草根，或銜黑石，或有脈，謂之龍口。循龍口挖之，淺者一二丈，深者四五丈，有焦路如灶土然，斯礦苗也，又挖則礦見矣。由微而盛，盛而復微，或如串珠，或如瓜蔓，微則漸絕，絕復尋焦，焦復見礦。若焦已絕，則又盤荒也。凡礦以有銀星大點而柔者為上，小點而堅者次之，謂之明礦。次則夾石礦，以色綠者為上，紅黑黃白者次之。又次則砂土礦，淘去浮者，留其沉重者煎之，以成瓜者為上，如瓜蔓者次之。然往往盤荒時，見有人騎白馬望空而去，此銀氣也，氣去則其銀亦去，故往往不得銀雲。東莞東南百餘里有寶山，其穴有銀磚數百片，相傳郭將軍所煉，取之輒昏迷不得出。旁一深洞在水中，土人嘗祭以白雞，入水鑿之，其剛者石也，柔則為鉛，鉛一石或得銀數兩。然每為神咎擊，鑄不及成。電白東有紗帽山，山有石大小數萬，非石，皆銀塊也。取之亦輒昏瞶，曳以巨藤，藤盡斷。有為齋醮以禱者，費三百金，第如其數以償，餘不能動。潮州西豐水有一穴，中有銀餅數千枚，亦不可取。始興林水源有斜潭，潭底有銀數十甕，以青石蓋之，可開觀而不可取。羅浮一洞，有大銀版無數，有取其二者，夜夢山神訶責，復納還之，雷即震擊此洞，塞以巨石，至今遂不復識。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為盜，盜於人然且不可，況盜於天乎。大凡山谷之所藏，精靈之所秘，神物有歸，必非貪者所得而覬覦也。然惟人愛之，天乃吝惜而不與，人苟不愛，天亦以之同於砂礫矣。然而銀者多藏亦必厚亡，歲庚子，廣州有白鏹數萬錠，飛於空中，自南而北，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，飛下近簾，兒童群笑之，竟復飛去，有為之賦飛鏹行者。且銀積久，蟲蟻亦食之，或化而為水，或從土中徙他所，其開礦者，利贏則商，縮則寇，終於不得其死。噫嘻。銀之為崇，亦何所益於人也哉。

夫用銀何始乎，顧炎武云：唐宋以前，上下通行之貨，一皆以錢而已，未嘗用銀。《漢志》言：秦幣二等，而珠、玉、龜、貝、銀、錫之屬，為器飾寶臧，不為幣。孝武始造白金三品，尋廢不行。《舊唐書》：憲宗元和三年六月，詔曰：天下有銀之山，必有銅。廣。銅者可資於鼓鑄，銀者無益於生人。其天下自五嶺以北，見彩銀坑，並宜禁斷。《通典》：梁初唯京師及三吳、荆、郢、江、湘、梁、益用錢，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。交廣之域，則全以金銀為貨。而韓愈奏狀亦言：五嶺買賣一以銀。元稹奏狀言：自嶺已南，以金銀為貨幣。自嶺已外，以鹽帛為交易。黔巫峽，用水銀、硃砂、繒、彩、巾、帽以相市。《宋史》：仁宗景二年，詔諸路歲輸緡錢，福建、二廣易以銀，江東以帛。《金史·食貨志》：舊例銀每錠五十兩，其直百貫。《舊唐書·哀帝紀》：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，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。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，民間或有截鑿之者，其價亦隨低昂，遂改鑄銀，名承安寶貨。一兩至十兩分五等，每兩折錢二貫。公私同見錢用。又云：更造興定寶泉，每貫當通寶五十。又以綾印製元興珍貨，同銀鈔及餘鈔行之。行之未久，銀價日貴，寶泉日賤，民但以銀論價。至元光二年，寶泉幾於不用，哀宗正大間，民間但以銀市易，而不用錢。至於今日，上下通行用銀，皆忘其所以然矣。考之《元史》：歲課之數，為銀至少，然則國賦之用銀，蓋不過三四百年耳。故今之言賦者，猶必曰錢糧。夫錢，錢也，糧，糧也，亦惡有所謂銀哉。嗟夫，用銀之為害始於金，今有國者，不以唐宋以前為法，上下通行之貨悉以錢，而獨仍金人之弊，其欲財用之充足也，不其難乎哉。夫二廣歲輸制以銀，以其地不產銅耳。如天下皆不用銀，則二廣亦不能獨用，二廣不能獨用，而二廣之民於是乎而不窮矣。嗟夫，古之為富者，菽粟而已。為其交易也，不得已而以錢權之。三代之賦，粟也，非錢也。漢唐之賦，粟也，錢也，帛也，非銀也。用銀始於閩、粵，以其地坑冶多而海舶利耳。然今二者皆不如昔，使能與天下十五省直悉廢銀不用，皆以錢以糧以布帛及諸土物易之，上之人以節儉倡率，禁瑰貨，絕淫巧，賤賈而貴農，將使黃金與土同價，復見今日，斯言必非荒謬也。

閩、粵銀多從番舶而來，番有呂宋者，在閩海南，產銀，其行銀如中國行錢。西洋諸番，銀多轉輸其中，以通商故。閩、粵人多賈呂宋銀至廣州，攬頭者就舶取之，分散於百工之肆，百工各為服食器物價其值。承平時，商賈所得銀，皆以易貨，度梅嶺者，不以銀捆載而北也，故東粵之銀，出梅嶺十而三四。今也關稅繁多，諸貨之至吳、楚、京都者，往往利微折資本，商賈多運銀而出，所留於東粵者，銀無幾也，故諺曰：物賤銀貴，無錢可替。大抵小民貿易喜用錢，上之人苟能以錢易銀，盡棄銀而勿用之，而銀於是乎同於瓦礫矣。

粵東銀，其在野者，多用大口鍋，形如碗圓而高邊，及雙吹。在城者，多用砒傾硬錠、漳州錠、方槽，日趨於偽。其紋者若潮州餅、井欄酥與二洋之大小銀錢，有九五六色。最高者交趾銀條、銀舌，若山銀，則丹房所謂銀筍，色至足矣。市井小人，爭以巧偽為事，或蕩錫於邊，或贊E 3 0於腹。或灑鐵沙於面，或鈞銅於四角，或以白銅，藥煮之為E 3 1銀，最易惑人。故便民莫善於錢。

○銅

考唐建中初，趙贊判度支，彩連州白銅，鑄大錢一以當十，而韶州城南七十里，宋初置場彩銅，曰岑水銅場，謂場水能浸生鐵成銅，今不然矣，而連州亦絕無白銅。大抵廣東無銅礦，惟廣西右江州峒有之，往時掘地數尺即有礦，故蠻人好用銅器。然廣東亦有赤銅，宓山云：凡赤銅一石，可取白銀四兩。從雲、貴來者有光，蓋未取煉者也，其價貴，從洋舶來者無米，其價稍賤，以取煉者也。赤銅鑄錢，須以倭鉛、盧甘石入之則黃。官誠能平價採買於洋舶，而取英德、仁化礦鉛以鑄制錢，錢既行，漸廢銀而不用。將見富者難以為富，貧者易以為貧，此亦便民之道也。說者謂地不產銅，而開局鑄錢則銅價頓高，勢不得不雜以充課額。錢既雜，質脆而色黯，遂啟偽錢之端，此說亦未必然。

○古錢

自河頭至高、雷二郡，用唐宋錢，廉州則用開元錢，開元錢以面有半月痕者為貴。相傳開元鑄錢，貴妃指甲誤觸其模，冶吏不敢擅易，此半月痕即貴妃指甲雲。又高、雷、廉用元豐錢，以平頭元為上，尖頭元次之。平頭元者，元字上一畫平也，尖者作一點，行書也，前世錢文未有行書者。淳化中，太宗始以宸翰為之，既成，以賜近臣，名御書錢，其用萬曆錢，則以歷者為上。歷者，歷字左撇直下也，交趾亦用宋錢，以六十錢為一勾，瓊用錢以六孔為一錢，六十為一兩，六百為一貫，數皆以六。

○鐵

鐵莫良於廣鐵，廣中產鐵之山，凡有黃水滲流，則知有鐵，掘之得大鐵礦一枚，其狀若牛，是鐵牛也。循其脈路，深入掘之，斯得多鐵矣。然產鐵之山，有林木方可開爐，山苟童然，雖多鐵亦無所用，此鐵山之所以不易得也。凡鐵礦一枚，層層剖之，皆有木葉紋，向背不一，山有某木。則鐵礦中有某葉紋，深掘之至數十丈，莫不皆然。嶺南當隆寒時，木不落葉，惟產鐵之山落葉，蓋鐵之精英所攝，金剋木之道也。鐵礦有神，爐主必謹身以祭，乃敢開爐。爐之狀如瓶，其口上出，口廣丈許，底厚三丈五尺，崇半之，身厚二尺有奇，以灰沙鹽醋築之，巨藤束之，鐵力、紫荊木支之，又憑山崖以為固。爐後有口，口外為一土牆，牆有門二扇，高五六尺，廣四尺，以四人持門，一闔一開，以作風勢。其二口皆鑲水石，水石產東安大絳山，其質不堅，不堅故不受火，不受火則能久而不化，故名水石。凡開爐始於秋，終於春，以天氣寒涼，鐵乃多水，金為水之源，水盛於冬，故鐵水以寒而生也。下鐵礦時，與堅炭相雜，率以機車從山上飛擲以入爐，其燄燭天，黑濁之氣，數十里不散。鐵礦既溶，液流至於方池，凝鐵一版，取之，以大木槓攪爐。鐵水注傾，復成一版。凡十二時，一時須出一版，重可十鈞。一時而出二版，是曰雙鉤，則爐太王，爐將傷，須以白犬血灌爐，乃得無事。鐵於五金屬水，名曰黑金，乃太陰之精所成。其神女子，相傳有林氏婦，以其夫逋欠官鐵，於是投身爐中，以出多鐵。今開爐者必祠祀，稱為湧鐵夫人，其事怪甚。凡一爐場，環而居者三百家，司爐者二百餘人，掘鐵礦者三百餘，汲者、燒炭者二百有餘，馱者牛二百頭，載者舟五十艘。計一鐵場之費，不止萬金。日得鐵二十餘版則利贏，八九版則縮，是有命焉。然諸冶惟羅定大塘基爐鐵最良，悉是錯鐵，光潤而柔，可拔之為線，鑄鑊亦堅好，價貴於諸爐一等。諸爐之鐵冶既成，皆輸佛山之埠，佛山俗善鼓鑄，其為鑊，大者曰糖圍、{■}七、{■}衣六、牛一、牛二，小者曰牛三、牛四、牛五，以五為一連曰五口，三為一連曰三口，無耳者曰牛，魁曰清。古時凡鑄有耳者不得鑄無耳者，鑄無耳者不得鑄有耳者，兼鑄之必訟。鑄成時，以黃泥冢油塗之，以輕杖敲之如木者良，以質堅，故其聲如木也。故凡佛山之鑊貴，堅也，石灣之鑊賤，脆也。鬻於江楚間，人能辨之，以其薄而光滑，消滯東既精，工法又熟也。諸所鑄器，率以佛山為良，陶則以石灣，其炒鐵，則以生鐵團之入爐，火燒透紅，乃出而置砧上，一人鉗之，二三人錘之，旁十餘童子扇之，童子必唱歌不轟，然後可煉熟而為鉗也。計炒鐵之肆有數十，人有數千，一肆數十砧，一砧有十餘人，是為小爐。爐有大小，以鐵有生有熟也。故夫冶生鐵者，大爐之事也。冶熟鐵者，小爐之事也。其鋼之健貴乎淬，未淬則柔性猶存。流傳者，鋼已爐錘，方出火即入乎水，大火以柔之，必清水以健之，乃成純鋼。此煉鋼之事也。甘泉云：觀洪爐之鑄金，則知天地之終始矣。在爐而溶，生之也。出爐而結，成之也。溶也者，水始之事也。結也者，土終之事也。其溶也人以為屈，而不知生之始也，信孰大焉。其結也人以為信，而不知成之終也。屈孰大焉，始終相乘，屈信相感，而金未嘗變，道之象也。

○連

鉛曰連，徐廣云：連，鉛之未煉者。昔王莽鑄錢布皆用銅，以連錫。孟康云：連，錫之別名也。李奇云：鉛，錫之璞，名曰連。應劭云：連似銅。許慎云：鏈，銅屬也。連州有鉛錫冶，故以名州。然今廣東錫多從廣西賀縣而至，賀縣出錫，故名賀。賀，錫也。語云：羊脂銅，牡羊角縮賀。然廣東長樂、興寧、河源、永安皆產錫，堅白甲於洋錫，有馬蹄、蜈蚣、門限之名，貧民彩者賴以生，天啟末年以來甚盛。又韶州產錫，餘靖雲，韶處嶺厄，雜產五金，四方之民，聚而遊手，牒訴紛，常倍他郡，皆以爭錫穴之故，則宋時韶實多錫矣。

○珠

合浦海中，有珠池七所，其大者曰平江、楊梅、青嬰，次曰烏坭、白沙、斷望、海豬沙，而白龍池尤大。其底皆與海通，海水咸而珠池淡，淡乃生珠，蓋月之精華所注焉。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，生池邊者色黃，以海水震蕩，咸氣侵之，故黃也。珠者蚌類也，蚌之陰精，圓澤為珠，故郭璞曰：瓊蚌曜以瑩珠，或以為石決明產，非也。珠一名神胎，凡珠有胎，蓋蚌聞雷則<秋>瘦，其孕珠如孕子然，故曰珠胎，蚌之病也。珠胎故與月盈昃，望月而胎，中秋蚌始胎珠。中秋無月，則蚌無胎。《呂氏春秋》云：月群陰之本，月望則蚌蛤實，群陰盈。月晦則蚌蛤虛，群陰揪。《淮南子》云：蛤、蟹、珠、龜，與月盛衰。又云：月死而羸蚌焦。語曰：潤澤奉之精，孕為明月。又曰：蚌胎之珠，隨月圓缺。予詩云：「中秋月滿珠同滿，吐納清光一一開。」明月本為珠作命，明珠元以月為胎是也。凡秋夕，海色空明，而天半閃爍如赤霞，此老蚌曬珠之候。蚌故自愛其珠，得月光多者其珠白，曬之所為潤澤也。凡蚌無陰陽牝牡，須雀雉變化而成，故能生珠，專一於陰也。曰珠牡者，言其蚌大無陰也，或以九孔羸為珠牡，非也。曰珠母者，言其無陽也。蚌以月為食，與蟾蜍相為性命，呼吸太陰之精，無大小皆有珠，皆牝類也。稱海曰珠母宜也。又珠母者，大珠在中，小珠環之也。予詩云：「珠池千里水茫茫，蚌蛤秋來食月光。取水中珠有孕，精華一片與天長」是也。凡彩生珠，以二月之望為始，珠戶人招集羸夫，割五大牲以禱，稍不虔潔，則大風翻攪海水，或有大魚在蚌蛤左右，珠不可得。又復望祭於白龍池，以斯池接近交趾，其水深不可得珠，冀珠神移其大珠至於邊海也。予詩云：「暮春爭賽白龍池，掛席乘潮彩不遲。千尺羸筐垂海底，翻波不使巨魚知」是也。彩之之法，以黃藤絲棕及人發紐合為攬，大徑三四寸，以鐵為琵琶，以二鐵輪絞之，纜之收放，以數十人司之，每船琵琶二，纜二，輪二，帆五六。其攬繫船兩旁以垂筐，筐中置珠媒引珠，乘風帆張，筐重則船不動，乃落帆收琵琶而上。剖蚌出珠，蚌有一珠者，數珠者，有絕無珠者，有權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銀者，蓋有數焉。珠身以圓白光瑩細無絲絡者為精珠，半明半暗者為褪光珠，次肉珠，次糙珠、藥珠。大而稍扁者曰珠，所謂南海之明珠也。其曰走珠、滑珠、累珠、官兩珠、稅珠、{■}符珠、稗珠。古有此名，今莫能盡辨。但以精珠龍睛粉白，重一分者銀六兩，二分者四十兩，肉珠七分重者四兩，合八百顆而成一兩者曰八兩子，則十兩，合千顆而成一兩者曰百千。八兩，其重七分者為珍，八分者為寶，故曰七珍八寶，其價則莫可定雲。凡珠歲有豐耗，多得者謂之珠熟，少曰珠荒，然古時珠賤今珠貴，古時合浦人以珠易米，珠多而人不重。今天下人無貴賤皆尚珠，數萬金珠，至五羊之市，一夕而售。奸人或以珠池為逋逃藪，與官吏交通，盜珠之人一，而買珠之人千百。產珠之池一隅，而用珠之國極於東西南朔。富者以多珠為榮，貧者以無珠為恥，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語，此風俗之所以日偷也。聖明在上，不寶珠玉，以樸儉身先，是所望於今日矣。往總制林富有疏，請罷採珠，謂珠一彩之後，數年始生，又數年始長，又數年而始老，故禁私彩，禁數彩，所以生長之。今經數彩，即以人命易珠，有不能多得者，言甚剝切。珠本神物善徙，太守廉則珠復還。予嘗至合浦，止於城西賣魚橋，故珠市也。聞珠母肉作秋海棠或杏華色，甚甘鮮而性太寒。《草木記》云：採珠人以珠術作，今不可得。土人餉我珠肉，臚以為珍，持以下酒，謂珠比年皆他徙，即雷州之對樂池，高州石城之麻水池，舊多產珠，今亦無之。又元時，東莞之大步海媚珠池，產鴉羸珍珠。又餘之後海、龍岐、青羸角、荔支莊一十三處，亦產珠母羸及珠羸樹，今皆無之。元時張惟寅上狀言：珠蚌生在數十丈水中，取之必以繩引而絕人而下，氣欲絕，則掣動其繩，舟中人疾引而出，稍遲則七竅流血而死，或為惡魚所噬。蚌逾百十，得珠僅能一二，乞申罷之，其言與林富相表裏，留心民命者，不可不知之。

產合浦之地者，多稱珠人。予嘗有《珠人曲》云：「一唇有數珠，大小相連綴。採珠乘月圓，揚帆入龍穴。」又云：「珠母當秋孕，精華月全。明珠無大小，都在口唇邊。」又云：「水淡珠多白，水咸珠多黃。月光化為水，來養明月。」又云：「生長珠池旁，食珠如食米。日夕剖神胎，珠肉薦芳體。」又云：「兒女抱珠筐，細珠棄不取。珠母肉微紅，色似海棠乳。」蓋蚌蛤食月之光以成珠，珠者月之光所凝，故色白，其肉亦白而有微紅，則月中之一陽也。白又以水之淡，其水取之於月中，故淡也。水者月之光所化，雖在鹹海之中，而精華不混。蚌蛤實月之光於腹而成珠於唇，珠在唇，故嘗吐之以自媚也。大抵蚌蛤以月為命，月者水之精，珠則月之精。其生不易，故得之亦不易。

合浦珠名曰南珠，其出西洋者曰西珠，出東洋者曰東珠。東珠豆青白色，其光潤不如西珠，西珠又不如南珠。南珠自雷、廉至交趾，千里間六池，出斷望者上，次竹林，次楊梅，次平山，至汗泥為下，然皆美於洋珠。宓山云：洋珠大如豆者，竟似夜光。但易碎又輕，一名玻璃珠。其中空故輕，凡珠有生珠，有養珠。生珠者以蚌曬之日中，其口自開，則珠光瑩，謂之生珠。若剖蚌出

珠，則黯黯矣，是謂死珠。養珠者，以大蚌浸水盆中，而以蚌質車作圓珠，俟大蚌口開而投之，頻易清水，乘夜置月中。大蚌彩玩月華，數月即成真珠，是謂養珠。養成與生珠如一，蚌不知其出於人也。蚌之精神，蓋月之精神也。

吾粵所寶者珠，在古時凡生男子多命曰珠兒，生女多曰珠娘。珠娘之可知者，交趾王之女曰媚珠，雙角山之女曰綠珠是也。大抵珠者粵之精華，月之所生，日之所養，以為士女之光耀。故凡選珠之郡，媚川之都，沉珠之浦，禺珠之鄉，珠■之國，生其地者，人多秀麗而文，是皆珠胎之所孕育者也。故夫月無光，以日而為光，故月有外景，皆日之景。珠無光以月而為光，故珠有內景，皆月之景。月生於日，珠生於月，而人物又生於珠。珠以月為母，以日為父，粵人之寶珠，蓋所以寶日月也。粵故多珠，蚌、蛤、蠃生珠，鮫人慷慨以泣珠，鯨鯢目即明月珠。朱鰲吐珠，■豪亦有珠，復有驪龍之珠。驪龍珠產歸善之筆架山，歲大比，輒有大光如斗，上下峰間。一出應舉者一人，十出應十人，故其為士者祝雲。今歲舉賢書十人吐十珠，而河源桂山、茶山，龍川白額，亦有驪龍珠光見。粵又有龍珠，諺曰：種千畝木奴，不如一龍珠。又有蛇珠，諺曰：蛇珠千枚，不及玫瑰。玫瑰者，龍蚌之珠也。又海中有珠子樹，其狀如柳，蚌生於樹，樹生於石，蛋人嘗玄身沒海，鑿石而得樹，樹上得蚌，蚌中得珠。予詩云：「家家養得採珠兒，兼彩珊瑚石上枝。珠母多生生子樹，海中攀折少人知。」

凡夜光之珠皆龍珠也。交廣昔時人少而物多，故《南齊地理志》稱：民戶不多，俚獠猥雜。扌卷握之資，富兼十世，卷握之資，必龍珠之類也。合浦人向有得一龍珠者，不知其為寶也，以之易粟。其人納之口中誤吞之，腹遂脹滿不能食。數數入水，未幾遍體龍鱗，遂化為龍，所居室陷成深淵，故今謂之龍村。嗟夫。夜光之珠可寶也，然吞之則變為鱗介，失其性並失其身，人可以不慎乎哉。然今者嶺南俗雜五方，人多而物不給，扌卷握之中，亦無甚難得之貨，蚌珠且盡，況於龍額之珠乎。昔危■為廉州守，吏進一聚珠扇，歎曰：身為廉州，而執此扇以對吏民，獨不愧於州名乎，卻之。嗟乎，如■者可謂無失其性者哉。

○玉

粵不產玉，而廣志云：白玉美者可以照面，出交州，又曲江縣東有玉山，卉木茂滋，泉石澄潤，相傳為昔人彩玉處。又瓊山石，白潤如玉，故名瓊山。高州海中有文■比，其鳴似磬而生玉。《山海經》云：文■比狀如覆鉢，是生珠玉。然則粵亦有玉矣。語曰：潤蚌之胎有玫瑰，文■比之腹有美玉。或有賦云：魚孕玉而長鳴，鰲弄珠而延佇。

○水晶

瓊州五指山，多水晶，光瑩照人，望如雪霽。取以為假山，高至丈餘，價甚翔。其銀晶及黃紫者，多從閩漳而來。或謂色紅者火昌，可以取火，白者水晶，可取水亦可取火。水晶所在，夜輒有火光雲。

○珊瑚

珊瑚，水之木也。生海中磐石之上，初白如菌，一歲乃黃。海人以鐵網先沈水底，俟珊瑚貫出其中，絞網得之。或以鐵貓兒墜海中得之。在水直而■，見風則曲而堅，得日光乃作鮮紅、淡紅二色。其五七株合成者，名珊瑚林，夜有光景，常燁燁欲然，南越王以為烽火樹是也。狀多如柏，亦曰烽火柏。或謂此物實賤，並隨真珠，大抵以樹身高大，枝柯叢多，紋細縱而色殷紅，如銀朱而有光澤者為貴，色淡有髓眼者次之。其色善變，可以占災祥。圓之為珠，帶腕上，或以為簪。其人有福澤，則益紅潤。高明區《懷瑞賦》云：■氏炎洲之寶樹兮，實擢秀於重泉。抱巽德之典直兮，分離象於洵淵。瓊苞森其■仄兮，丹柯宛以■連。於是犀象之渠，貝蛤之長，命羸舟，蕩覺槳，繚金維，舉鑛網，以加於千仞之下，而出於湍■之上。外有瑯■石，生海底，柯似珊瑚。色白者曰白珊瑚，青者青珊瑚。又有黑珊瑚，其色如漆，出安南。有海鬆，亦似珊瑚而多針眼。

○琥珀

琥珀，來自云南者多血珀，來自洋舶者多金珀、蜜蠟、水珀，廣人雕琢為器物特工，餘則以作丸藥之用。琥珀者，龍陽而虎陰，龍為魂而虎為魄。蓋得鬆液之陰精，因已土而結者也。梁氏云：凡鬆老則其中所附之金精甚堅，堅則重而下注，潛伏於根節之中。夏月時太陽氣盛，鬆以金水之精，受大火之蒸炙，於是通體融液，膚理有疏，皆滲泄而遺漏。而是時火在天上，地下之氣寒而斂。以地下寒斂之氣，而受鬆熱液之精，二者相抱，遂凝而為琥珀。久在土中，愈堅而愈明瑩。其內之光亮者精也，如金色者血也。故服琥珀，則寧心魄而利小遺，血經之藥陰也。服茯苓，則安神魂而補脾胃，氣經之藥陽也，物以類各相從也。廣中抱龍丸為天下所貴，以其琥珀之真也。其以油煮蜜蠟為金珀，吸莞草易，但不香。

○貝

徐聞之西，每天霽，海水清澈見底，渾然砥平，皆石也。石上多有石欄杆、海菜、鐵樹、雲根、石菌、靈■而、土芝等物。砂中復有蠃、■戍、蜃、蚶、■豪、蚌、蛎蚌之屬。凡古之威門、大鍾、刑鼎、瓊弁、敦牟、卮■，以及罍、缶、■、釜豆、區、■卷、■之狀，無不畢具。磨蕩既久，肌理滑瑩，皆作五色光怪。有客嘗揀拾之，凡得貝類三百餘，蠃類五百餘，蛤類二百餘，石類一百餘，樹類五十餘。其最精麗纖巧，如相思子、甲香、指甲蠃、石蠃、石蟹、石燕、■車E 3 2、玳瑁等有六十餘種，一一不同，是皆所謂貝也。凡寶有天產自然者，有人工雕鏤者，如貓睛、鹵子、組母■錄、映青、映紅、黃■贊、白■贊，皆寶也。貝海，貝也。又有客嘗至吳川，見海浪至，輒如萬條白練，諸羸殼隨浪去來，淘汰日久，光彩陸離，可以監照眉須，不減水碧金膏也。海旁多細白沙，積如丘阜，潮落時，沙痕如波紋素■。黑夜海中生火，羸■函之屬，一一負火以行。蓋離為蚌為蠃，文為蛤為E 3 3，皆火德也。姚寬云：蛤蜊、文蛤，皆一潮生一暈。予謂潮水咸，咸屬火，暈生於潮，亦生於火也。陰火生於海中，為鱗介之文，陽火生於山中，為鳥獸之文。

○玻璃

玻璃來自海舶，西洋人以為眼鏡。兒生十歲，即戴一眼鏡以養目光，至老不復昏■蒙。又以玻璃為方圓鏡，為屏風，昔漢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者此也。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琉璃本質是石，欲作器，以自然灰治之。自然灰狀如黃灰，生南海濱，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灰否。每裁鋸為大小物，或以鑲嵌壁障。潘尼所謂灼■龠旁燭，表裡相形，凝霜不足方其潔，澄水不能喻其清者。廣人或鑄石為之，然殊不及。

○騏■竭

騏■竭，紫銚樹之脂也，以嚼之不爛如蠟者，拍之可透指甲者，燒之有赤汗出，而灰不變色者為上。此物與龍腦頗同，龍腦屬金，故白，血竭屬火，故赤。腦其樹之膏，竭其樹之血也，廣州及南番諸國皆有之。

○龍腦香

龍腦香，出佛打泥者良，來自番舶，粵人以樟腦亂之。樟腦本樟樹脂，色白如雪，故謂之腦。其出韶州者曰韶腦。樟腦以人力，龍腦以天生者也。凡腦皆陽氣所聚，陽香而陰臭，而龍者純陽之精尤香。其腦與涎，皆香品之最貴者。

○勾漏砂

嘉靖初，鬱林苦彩砂之役。有州同顧起綸者，謂葛洪南來，鮑靚留居羅浮，實未嘗得砂於此。今日之役，恐徒靡蔽吾民，不如市之辰州便。台府不從，役三萬工於■山西嶺，穿三池，得砂一斤。於綠珠湧潔深井，得巨砂二十餘兩，乃知勾漏亦無砂雲。鬱林古勾漏地，昔之所有，今之所無，亦天地氣運使然。連州往亦產砂，至宋時已絕，又安知辰州、貴陽他日不如勾漏邪！

○辟珠

辟珠，質理堅重如貝，其生也常以椰子、檳榔、果谷諸實為胎，謂之聖鐵。大者如菩提子，可辟銅鐵，銅鐵不能損。小者如黍粟，可辟竹木，竹木不能損。犯以他物則損矣。然大者或可辟竹木，小者或可辟銅鐵，島夷能辨之，以為奇寶。

○綿布

東粵之綿布，良苦不一，最美者白■。《史記》：榻布者白疊，或作■，是也。其布細膩精密，皚如雪，輕如繭紙，幅廣至四

五尺，吉絡為之。其織為巾者，兩頭組結方勝、蕙蕤及諸物象。織者每拋一梭，則念一佛，故廣州人殮死者以為面衣。是曰西洋布，以來自番舶者為真。其出於瓊者，或以吳綾越錦，折取色絲，間以鵝毳之綿，織成人物花鳥詩詞，名曰黎錦，濃麗可愛。白者為幃，雜色者為被，曰黎單。四幅相連曰黎幕，亦曰黎幔，以金絲者為上。又有花被假被，《漢書》：儋耳、朱崖皆服布如單被，穿中央為貫頭，即今之黎單也。亦有織為巾與裙者。裙曰黎巾，橫幅合縫如井欄，皆素花假錦百褶而成，所謂迦盤之衣也。黃文裕賦云：布帛則攀枝吉貝，機杼精工。百卉千華，凌亂殷紅。疏暑，密斜弭風。蓋謂瓊布也。斜謂斜文布，其文或作象眼，或字，或大小方勝，文皆側理，故曰斜。廣州有麻經、絲經兼絲布，或綿緯絲。有雙紵丕布，甚厚實。有榜被，絮所織，其緯粗如小指，或謂即並毛被，亦名並毛，或方文、斜文。雷州有雷被，以白綿線為之，亦有紅者、紫者。崖州多織綿，儋州多織生絲。崖州組織綿線如布帛狀，繡人物花鳥其上，有十金一貝者，名曰帳房，俗稱儋、崖二帳。是皆越布也。志曰：南方之布葛越，木綿草本，亦越也。其曰織貝者，織為貝文，詩所謂貝錦也。貝或吉貝也。志稱高昌有草，實如繭，絲如細纒，名曰纒子。織之為布，白疊即吉貝也。島夷以卉服來貢，而織吉貝之精者以入筐，故曰織貝。臨川吳氏云：染其絲五色，織之成文曰織貝，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。是也。綿與絲一也。綿又有木棉之綿，即攀枝花絮也。其木高四五丈，花殷紅，朵大於杯，花落則絮蘊焉。春暮時溫空而飛，彩之，其粗者可以為褥。嶺外以為吉貝即木棉，非也。吉貝草綿，如斑枝乃木棉耳。汪廣洋詩：翠苞半拆漸吐綿，雪花填滿行人道。又云：搓就瓊簪膩如繭，絲成水縷細如煙。謂斑枝也。又有樹綿，一曰樹頭綿，以吉貝枝接烏柏，俟生時截去烏柏，樹長可八九尺，四季開花，夏秋尤盛。每一株生，數十年不壞。絮同木綿，德慶以上多種之。

○葛布

粵之葛，以增城女葛為上，然恒不鬻於市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疋，以衣其夫而已。其重三四兩者，未字少女乃能織，已字則不能，故名女兒葛。所謂北有姑緞，南有女葛也。其葛產竹絲溪、百花林二處者良。彩必以女，一女之力，日彩只得數兩。絲縷以針不以手，細入毫芒，視若無有，卷其一端，可以出入筆管，以銀條紗襯之，霏微蕩漾，有如蝴蝶之翼。然日曬則縷，水浸則蹙縮，其微弱不可恒服。惟雷葛之精者，百錢一尺，細滑而堅，顏色若象血牙。名錦葛者，裁以為袍直裰，稱大雅矣。故今雷葛盛行天下。雷人善織葛，其葛產高涼、岡洲，而織於雷。為者者，分村而居，地出葛種不同，故女手良與沽功異焉。粵故多葛，而雷葛為正葛，其出博羅者曰善政葛。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云：依依宜織江南空。又云：欲剪湘中一尺天。謂此。出潮陽者曰鳳葛，以絲為緯，亦名黃絲布。出瓊山、澄邁、臨高、樂會者，輕而細，名美人葛。出陽春者曰春葛。然皆不及廣之龍江葛堅而有肉，耐風日，凡此皆全葛也。全葛外有新會細苧，蓋左思所謂中黃潤，又曰黃潤比筒者。凡疊布必成筒，一筒十端，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為一連，苧則一端為一連，他布則以六丈為端，四丈為疋，此其別也。古時無木綿，皆以細麻為布，惟粵之苧則自上古已有。《禹貢》曰：島夷卉服。《傳》曰：島夷，南海島上夷也。卉，草也。卉服，葛越也。葛越，南方之布，以葛為之，以其產於越，故曰葛越也。左思曰：蕉葛升越，弱於羅紈。《正義》曰：卉服葛越，蕉竹之屬，越即苧苧也。漢徐氏女贈其夫以越布。鄧後賜諸賁人白越，是也。《漢書》云：粵地多果布之湊。韋昭曰：布，葛布也。顏師古曰：布謂諸雜細布。皆是也。其黃潤者生苧也，細者為全，粗者為苧，苧一作。《禹貢》曰：厥篚織貝。《傳》曰：織細也。《疏》曰：細，布也。《漢志》所謂蘭乾細布也。蘭乾者，獠言也。翁源以為苧霜布，是也。其曰花練，曰谷戶，曰細都，曰弱折，皆其類。許慎云：南方布之屬皆為苧。苧，全也，蕉竹之屬皆全也。蕉布黃白相間，以蕉絲為之，出四會者良。唐時端、潮貢蕉布，韶貢竹布。竹布產仁化，其竹名曰丹竹，丹亦曰單。竹節長可緝絲，織之名丹竹布，一名竹束。庾翼與燕王書曰：竹束東三端。是也。志稱蠻布織蕉竹、苧麻、都落等。麻有青、黃、白、絡、火五種。黃白曰苧，亦曰白緒。青絡曰麻，火曰火麻，都落即絡也。馬援在交趾，嘗衣都布單衣。都布者，絡布也。絡者，言麻之可經可絡者也。其細者當暑服之，涼爽無油汗氣。東之柔熟如椿椒繭綢，可以御冬。新興縣陽盛，估人率以綿布易之。其女紅治絡麻者十之九，治苧者十之三，治蕉十之一，紡蠶作繭者千之一而已。又有魚凍布，莞中女子以絲兼苧為之，柔滑而白若魚凍。謂紗羅多浣則黃，此布愈浣則愈白雲。外有藤布、芙蓉布，以木芙蓉皮績絲為之，能除熱汗。又有罽布，出新安南頭。罽本苧麻所治。漁婦以其破敝者剪之為條，縷之為緯，以綿紗線經之，煮以石灰，漂以溪水，去其舊染薯蕷之色，使瑩然雪白。布成，分為雙單，雙者表裡有大小絮頭，單者一面有之。絮頭以長者為貴，摩挲之久，蕙蕤然若西氈起絨。更或染以薯蕷，則其絲勁爽，可為夏服。不染則柔以禦寒，粵人甚貴之，亦奇布也。諺曰：以罽為布，漁家所作。著以取魚，不憂風颶。小兒服之，又可辟邪魅。是皆中州所罕者也。粵布自《禹貢》始言，遷、固復言，官其地者往往以為貨賂。昔孫E 3 4調朱廣幅布，蠻不堪役，遂作亂殺E 3 4。而土蠻獻吳大帝細葛以千數，粵人苦之。宋恭帝時，廣州獻人筒細布，一端八丈，帝惡其精麗，蠶書女紅，卻之，詔嶺南禁作此布。誠慮小民淫巧，風尚侈靡，使貪吏得以為暴也。

雷州婦女多以織葛為生。《詩正義》云：葛者婦人之所有事。雷州以之。予詩云：雷女工，家家買葛絲。又云：蠻娘細葛勝羅襪，彩葛朝朝向海隅。又云：雷女彩葛，緝作黃絲。東家為，西家為。增城亦然，其治葛無分精粗，女子皆以針絲之。乾成縷，不以為績，恐其有痕跡也。織工皆東莞人，與尋常織苧麻者不同。織葛者名為細工，織成弱如蟬翅，重僅數銖，皆純葛無絲。其以蠶絲緯之者，浣之則葛自葛絲自絲，兩者不相聯屬，純葛則否。葛產綏福都山中，以蔓生地上而稚者為貴。若繚繞樹間，則葛多枝葉，不中為絲。彩者日得數斤，城中人買而績之，分上中下三等為布。陽春亦然。其細葛不減增城，亦以紡緝精而葛真雲。凡葛以之有響，濡之明亮者為真。浣以梅葉之汁，和以清泉，摺幅為方而勿揉以手，則理不皺。其盎以瓦毋以木，則色不濫。蕉之經宿，出而拍拍陰乾於簷端，毋以烈日則不脆。然純葛者可浣，兼絲者浣之則縮。純葛曰全，言全乎葛也。

蕉類不一。其可為布者曰蕉麻，山生或田種，以蕉身熟踏之，煮以純灰水，漂令乾，乃績為布。本蕉也而曰蕉麻，以其為用如麻，故葛亦曰葛麻也。廣人頗重蕉布。出高要寶查、廣利等村者尤美。每當墟日，土人多負蕉身賣之。長樂亦多蕉布，所畜蠶，惟取其絲以緯蕉及葛，不為綢也。綢則以天蠶食烏柏葉者織之。史稱粵多果布之湊，然亦夏布若蕉葛、苧麻之屬耳。冬布多至自吳、楚。松江之梭布，咸寧之大布，估人絡繹而來，與綿花皆為正貨。粵地所種吉貝，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。蕉布與黃麻布為嶺外所重，常以冬布相易。予有《蕉布行》云：「芭蕉有絲猶可績，績成似葛分。女手纖纖良苦殊，餘紅更作龍須席。蠻方婦女多勤劬，手爪可憐天下無。花針白越細無比，終歲一疋衣其夫。竹與芙蓉亦為布，蟬翼霏霏若煙霧。人筒一端重數銖，拔釵先買芭蕉樹。花針挑出似游絲，八熟珍蠶織每遲。增城女葛人皆重，廣利娘蕉獨不知。」

○繭布

程鄉繭綢，為嶺南所貴。其蠶分畦而養，各以其葉飼之，飼某葉則為某繭綢，其繭布則羅浮大胡繭所成。有詠者云：仙遺衣化羅浮，化山蠶復作衣。大胡者，葛稚川之遺衣也，衣化為，化復為衣，其異若此。文昌繭，其蠶惟食山栗葉，故吐絲堅韌，其綢可久服弗敝。新興繭亦然。若南海官窯繭、順德龍江繭，則劣矣。

○鳥服

朔漠多獸服，南方多鳥衣。鳥衣者，諸種鳥布所成，一曰天鵝絨，夷人剪天鵝細管，雜以機絲為之，其制巧麗，以色大紅者為上。有冬夏二種，雨灑不涇，謂之雨紗、雨緞。粵人得其法，以土鵝管或以絨物，品既下，價亦因之。一曰瑣袱，出哈烈國，亦鳥毳所成，紋如紈綺，其大紅者貴。然服之身重不便，粵人仿為之，似素紡絹而自起雲，殊不逮也。又有以孔雀毛績為線縷，以繡譜子及雲肩袖口，金翠奪目，亦可愛。其毛多買於番舶，毛曰珠毛，蓋孔雀之尾也。每一屏尾價一金，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。以其尾開如錦屏，故曰屏。

○紗緞

廣之線紗與牛郎綢、五絲、八絲、雲緞、光緞，皆為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。予《廣州竹枝詞》云：洋船爭出是官商，十字門開向二洋。五絲八絲廣緞好，銀錢堆滿十三行。

○紙

東莞出蜜香紙，以蜜香木皮為之。色微褐，有點如魚子，其細者光滑而韌，水漬不敗，以襯書，可辟白魚。南浙書殼，皆用栗色竹紙，易生粉蠹，至粵中必以蜜香紙易之，始不蠹。最堅厚者曰純皮。過於桑料。細者曰紗紙，染以紅黃。以帷燈，恍若空■，以有細點如沙，亦曰沙紙。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。嶺表錄異。廣州多棧香，以作紙名為香皮。是此紙也。長樂有谷紙，厚者八重為一，可作衣服，浣之至再不壞，甚暖，能辟露水。■紙自昔見重，唐蕭仿為嶺南節度使，敕諸子以谷紙繕補殘書。子廩諫曰：州距京師且萬里，書成不可露齋，必將貯以囊笥，貪者伺望，得無蕙苴之嫌乎？仿曰：善，吾思偶不及此。此谷紙之故事也。從化有流溪紙，紙出流溪一堡，有上流紙■度、下流紙■度，二■度專以運紙故名。其竹名曰紙竹，與他竹異。男女終歲營營，取給篋簞，絕無外務。其法先斬竹投地窖中，漬以灰水，久之，乃出而椎練。漬久則紙潔而細，速則粗而滲。粗者一名後紙。

○諸番貢物

諸番之直廣東者，曰婆利，曰古麻刺，曰狼牙修，曰占城，曰真臘，曰爪哇，曰暹羅，曰滿刺加，曰大泥，曰蒲甘，曰投和，曰加羅希，曰層檀，曰赤土。其直安南者，曰林邑，曰■，曰三佛齊，曰急蘭丹，曰頓遜，曰州湄，曰李泥，曰■婆，曰扶南，曰彭亨，曰毗騫，曰天方，曰錫蘭山，曰西洋古裡，曰榜葛刺，曰蘇門■刺，曰古裡班卒。是皆南海中大小島夷，見於明祖訓、會典者也。其不可考者，有輦、羅蘭、頓田、離其、門毒、右笄、羅越、佛逝、訶陵、個羅、羅谷羅、婆露、獅子、摩逸、佛朗機諸國，則未嘗入貢懋遷有無者也。安南本漢交趾地，洪武初朝貢，其物有金銀器皿、熏衣香、降真香、沉香、速香、木香、黑線香、白絹、犀角、象牙、紙扇。占城本古越裳氏界，洪武二年，其主阿■阿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，其物有象、犀、象牙、犀角、孔雀、孔雀尾、龍腦、橘皮、抹身香、熏衣香、金銀香、奇南香、土降香、檀香、柏香、燒碎香、花藤香、烏木、蘇木、花梨木、燕萇、番紗、紅印花布、油紅綿布、白綿布、烏綿布、圓璧花布、花紅邊縵、雜色縵、番花手巾帕、兜羅綿被、洗白布泥。暹羅在占城南，洪武四年，其王參烈昭毗牙遣使索思俚儕刺識悉替等來朝貢，進金葉表，其物有象、象牙、犀角、孔雀尾、翠毛、六足龜、龜筒、寶石、珊瑚、金戒指、銅鼓、片腦、米腦、■東腦、腦油腦、紫檀香、速香、安息香、黃熟香、降真香、羅斛香、乳香、樹香、木香、烏香、丁香、丁皮、阿魏、薔薇水、琬石、紫梗、藤竭、藤黃、硫黃、沒藥、烏參泥、肉豆蔻、胡椒、華撥、蘇木、烏木、大楓子、■布、油紅布、白纏頭布、紅撒哈刺布、紅地絞節智布、紅杜花頭布、紅邊白暗花布、綿棋子花布、織人象花文打布、西洋布、織花紅絲打布、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、織雜絲竹布、紅花絲手巾、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。真臘本扶南屬國，洪武六年，其王忽兒那遣使索亦吉郎等來貢，其物有象、象牙、犀角、孔雀翎、蘇木、胡椒、黃蠟、烏木、黃花木、土降香、寶石。爪哇本古■婆國，洪武三年，其王昔裡八達刺遣使八的占必等來朝貢，其物有胡椒、華芡、黃蠟、烏參泥、金剛子、蘇木、烏木、番紅土、薔薇露、奇南香、檀香、麻藤香、速香、降香、木香、乳香、黃熟香、安息香、烏香、華拔、茄龍腦、血竭、肉荳蔻、白荳蔻、藤竭、阿魏、蘆薈、沒藥、大楓子、丁皮、番木鱉子、悶蟲藥、碗石、寶石、珍珠、錫、西洋鐵、鐵槍、摺鐵刀、銅鼓、■布、油紅布、孔雀、火雞、鸚母■、玳瑁、孔雀尾、翠毛、鶴頂、犀角、象牙、龜筒。滿刺加在占城南，永樂三年，其王西刺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，其物有番小廝、犀角、象牙、珠母殼、玳瑁、鶴頂、鸚母■、黑熊、黑猿、白麕、鎖袱、金母鶴頂、金廂戒指、撒哈刺白■布、薑黃布、撒都細布、西洋布、花縵、片腦、梔子花、薔薇露、沉香、乳香、黃速香、金銀香、降真香、紫檀香、丁香、丁皮、■旁、胡椒、血竭、烏參泥、肉荳蔻、沒石子、阿魏、窠鉛、片腦、肉果、瑪瑙珠、竹布、蘇合油、烏木、蘇木、大楓子、番錫、番鹽。三佛齊本南蠻別種，在占城南，洪武四年，其王哈刺紮八刺卜遣使玉的力馬{穴下}亦裡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，其物有黑熊、白獺、火雞、孔雀、五色鸚母■、諸香、兜羅綿被、■布、龜筒、胡椒、肉荳蔻、香油子、米腦。李泥本■婆屬國，洪武四年，其王馬謨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貢，其物有珍珠、寶石、金戒指、金絲環、金銀八寶器、龍腦、牛腦、梅花腦、降香、沉香、速香、檀香、丁香、肉荳蔻、黃蠟、玳瑁、龜筒、羸殼、鶴、熊皮、犀角、孔雀、倒掛鳥、五色鸚母■、黑小廝。錫蘭山，正統十年，其王遣使耶把刺謨的黑啞等來朝貢，其物有寶石、珊瑚、水晶、金戒指、撒哈刺象、乳香、木香、樹香、土檀香、沒藥、西洋細布、藤竭、蘆薈、硫黃、烏木、胡椒、碗石。蘇門■刺，永樂三年，其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使阿裡來朝貢，其物有馬、犀、牛、龍涎、撒哈刺梭眼木香、丁香、降真香、沉速香、胡椒、蘇木、錫、水晶、瑪瑙、寶石、石膏、回回青、硫黃、番刀弓。大泥，稱隸暹羅助貢國，其來貿易，有胡椒、乳香、血竭、沒藥、片腦、華撥、烏參泥、土檀、黃檀香、降香、沉香、沉粟香、丁香皮、烏木、蘇木、藤黃木、食子、龜筒、象牙、番牛角、玳瑁、珠殼、寶石、打麻、西洋布、竹布、茭張席、灰筒。急蘭丹，正德四年來貿易，有胡椒、烏木、丁皮。以上凡十二國，皆嘗來往廣東者。舊例，貢舶三艘至粵，使者捧金葉表，入京朝貢，其舶市物還國。次年三舶復至迎敕，又市物還國。三年三貢，或五年一貢。一貢則其舶來往三度，皆以澳門為津市。黃文裕云：往者番舶通時，公私饒給，其貿易舊例，有司擇其良者，如價給之，次則資民買賣。故小民持一二錢之貨，即得握椒。輾轉交易，可以自肥。廣東舊稱富庶，良以此。助國供軍既有賴，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，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。議者或病外番闖境之為虞，夫暹羅、真臘、爪哇、三佛齊等國，洪武初首貢方物，臣服至今。永樂時，李泥入朝，沒齒感德。成化間，占城被篡，繼絕蒙恩。南方蠻夷，大抵寬柔，乃其常性，百餘年間，未有敢為寇盜者。邇者佛朗機來自西海，其小為肆侮，夫有所召之也。見今番舶之在漳閩者，亦未聞小有警動，則是決不敢為害，亦章章明矣。霍文敏云：東南番皆由廣入貢，因而貿易，互為利市焉，中國不可拒之以自困。惟佛郎機則賊人之桀也，不可不拒。因拒佛郎機並拒諸番，非策也。為今之計，在諸番之來則受之，在佛朗機則斥之，否則厲兵以防之，示之必誅。

○贖貨

東粵之貨，其出於九郡者，曰廣貨，出於瓊州者，曰瓊貨，亦曰十三行貨，出於西南諸番者，曰洋貨。在昔州全盛時，番舶銜尾而至，其大籠江，望之如蜃樓■。殊蠻窮島之珍異，浪運風督，以湊鬱江之步者，歲不下十餘舶。豪商大賈，各以其土所宜，相質得利不貲，故曰金山珠海，天子南庫，貪者豔之。《晉書》稱：廣州包帶山海，珍異所出，一篋之寶，可資數世。然地多瘴癘，人情憚焉。惟貧窶不能自立者，求補長吏。故前後刺史，皆多贖貨。朝廷欲革其弊，以吳隱之為廣州刺史。隱之至郡，清操異常，每食惟乾魚菜。帷帳器服，皆附外庫。其後有王琨者，刺史廣州，人言南中沃實，官此者常致鉅富，世雲廣州刺史，一經城門，即得三四十萬。琨無所取納，表獻祿俸之半。有王僧孺者，為南海太守，歎曰：昔人為蜀郡長史，終身無蜀物，吾欲遺吾子孫，不在越裝。有張田者，知廣州，嘗謂人曰：南海饒諸珍物，但身為市舶使，不欲以此自污。作欽賢堂，繪古昔清刺史像，師事之。有周■童者，知廣州。故事：番舶抵郡，犀象香珠之屬悉選以獻，曰呈樣。■童一無所受，終任不至舶務。有餘靖者，知廣州，奏罷番舶之稅，以來遠人。又戒在任官吏。不得私市南藥，及受給由蘇息二錢。比自罷歸，囊中無南海一物。有孔■者，為嶺南節度使，始至，免屬州逋賦十八萬緡、米八萬斛、黃金稅八百餘兩。番舶初來，有下碇稅，有閱貨宴，所餉犀象、香■，下及僕隸，■禁絕無求索。舊制，海商死者，官籍其貨，滿三月，無妻、子詣府，則沒入之。■以海道遠，歲一往復，苟有驗者，不為限，悉推與之。有盧鈞者，為嶺南節度使，番舶之來，舊帥皆作法興利以致富。鈞奏請監軍領市舶使，已不干預。有韋正貫者，為嶺南節度使，舊日番舶始至，大帥必取其上珍，而售以下直，番人厭苦之。正貫至，一無所取。之數公者，皆清廉自愛之君子，求其取所當取者不可得。況於身為大賈，幹山海之貨，役利細民，與市井子孫爭為奸利者乎！比年以來，嶺海亦大空虛矣。所喜者大庾縮穀其口，百里間磴道■岩，十郡之大阻特焉。天欲留不盡之貨財於南越，故以此台關一線為咽喉。俾玩巧事末之民，與夫{此口}窳偷生者，得仰機利而食。不然者，地之所產者有盡，而貪人之捆載者無窮。嶺海雖為天下饒，所存以為生且養者，亦無幾矣。嗟夫！國之富藏之於民，復藏之於其地之民，夫使其地之民各享其利，而無眈眈者虎視其間，而其國治矣。